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

話說賈聽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，因止步問什麼話。鳳姐道：「二□一是薛妹妹的生日，你到底怎麼樣？」賈璉道：「我知道怎麼樣？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，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？」鳳姐道：「大生日是有一定的則例；如今他這生日，大又不是，小又不是，所以和你商量。」賈璉聽了，低頭想了半日，道：「你竟糊塗了！現有比例。那林妹妹就是例。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，如今也照樣給薛妹妹做就是了。」鳳姐聽了，冷笑道：「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？我也這麼想著。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，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，聽見薛大妹妹今年□五歲，雖不算是整生日，也算得將笄的年分兒了。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，自然和往年給林妹妹做的不同了。」賈璉道：「這麼著，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。」鳳姐道：「我也這麼想著，所以討你的口氣兒。我私自添了，你又怪我不回明白了你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罷，罷，這空頭情我不領！你不盤察我就夠了，我還怪你？」說著，一徑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湘雲住了兩日，便要回去。賈母因說：「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，看了戲，再回去。」湘雲聽了，只得住下。又一面遣人回去，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針線活計取來，為寶釵生辰之儀。

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，喜他穩重和平，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，便自己捐資二□兩，喚了鳳姐來，交與他備酒戲。鳳姐湊趣，笑道：「一個老祖宗，給孩子們作生日，不拘怎樣，誰還敢爭？又辦什麼酒席呢？既高興，要熱鬧，就說不得自己花費幾兩老庫裡的體己。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□兩銀子來做東，意思還叫我們賠上？果然拿不出來，也罷了；金的、銀的、圓的、扁的，壓塌了箱子底，只是累掙我們！老祖宗看看，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？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？那些東西，只留給他，我們雖不配使，也別太苦了我們。這個夠酒的？夠戲的呢？」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。賈母亦笑道：「你們聽聽這嘴！我也算會說的了，怎麼說不過這猴兒？——你婆婆也不敢強嘴，你就和我吵啊吵的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，我也沒處訴冤，倒說我強嘴！」說著，又引賈母笑了一會。賈母□分喜悅。

到晚上，眾人都在賈母前。定省之餘，大家娘兒們說笑時，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，愛吃何物。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之人，喜熱鬧戲文，愛吃甜爛之物，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。賈母更加喜歡。次日，先送過衣服玩物去。王夫人、鳳姐、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，不須細說。

至二□一日，賈母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台，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戲，崑弋兩腔俱有，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。並無一個外客，只有薛姨媽、史湘雲、寶釵是客，餘者皆是自己人。

這日早起，寶玉因不見黛玉，便到他房中來尋，只見黛玉歪在炕上。寶玉笑道：「起來吃飯去，就開戲了。你愛聽那一齣？我好點。」黛玉冷笑道：「你既這麼說，你就特叫一班戲，揀我愛的唱給我聽，這會子犯不上借著光兒問我！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有什麼難的？明兒就叫一班子，也叫他們借著僑們的光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他起來，攜手出去吃了飯。

點戲時，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。寶釵推讓一遍，無法，只得點了一齣《西遊記》。賈母自是歡喜。又讓薛姨媽。薛姨媽見寶釵點了，不肯再點。賈母便特命鳳姐點。鳳姐雖有邢王二夫人在前，但因賈母之命，不敢違拗，且知賈母喜熱鬧，更喜謔笑科譎，便先點了一齣，卻是《劉二當衣》。賈母果真更又喜歡，然後便命黛玉點。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。賈母道：「今兒原是我特帶著你們取樂，僑們只管僑們的，別理他們。我巴巴兒的唱戲，擺酒，為他們呢！他們白聽戲，白吃，已經便宜了，還讓他們點戲呢！」說著，大家都笑。黛玉方點了一齣。然後寶玉、史湘雲、迎、探、惜、李紈等俱各點了，按齣扮演。

至上酒席時，賈母又命寶釵點。寶釵點了一齣《山門》。寶玉道：「你只好點這些戲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白聽了這幾年戲，那裡知道這齣戲排場詞藻都好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要說這一齣熱鬧，你更不知戲了！你過來，我告訴你：這一齣戲是一套《北點絳脣》，鏗鏘頓挫，那音律不用說是好了；那詞藻中，有隻寄生草，極妙。你何曾知道！」寶玉見說的這般好，便湊近來央告：「好姐姐，念給我聽聽！」寶釵便念給他聽道：

漫搵英雄淚，相離處士家，謝慈悲，剃度在蓮台下。沒緣法，轉眼分離乍。赤條條，來去無牽掛。那裡討煙蓑雨笠捲單行？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！

寶玉聽了，喜的拍膝搖頭，稱賞不已，又讚寶釵無書不知。黛玉把嘴一撇，道：「安靜些看戲罷。還沒唱『山門』，你就『裝瘋』了。」說的湘雲也笑了。於是大家看戲，到晚方散。

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，因命人帶進來，細看時，益發可憐見的，因問他年紀。那小旦纔□一歲，小丑纔九歲。大家歎息了一回。賈母令人另拿些肉果給他兩個，又另賞錢。鳳姐笑道：「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，你們再瞧不出來。」寶釵心內也知道，卻點頭不說，寶玉也點了點頭兒不敢說。湘雲便接口道：「我知道，是像林姐姐的模樣兒。」寶玉聽了，忙把湘雲瞅了一眼，眾人聽了這話，留神細看，都笑起來了，說：「果然像他！」一時，散了。

晚間，湘雲便命翠縵把衣包收拾了。翠縵道：「忙什麼？等去的時候包也不遲。」湘雲道：「明早就走！還在這裡做什麼？看人家的臉子！」寶玉聽了這話，忙近前說道：「好妹妹，你錯怪了我。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，別人分明知道，不肯說出來，也皆因怕他惱。誰知你不防頭，就說出來了，他豈不惱呢？我怕你得罪了人，所以纔使眼色。你這會子惱了我，豈不辜負了我？要是別人，那怕他得罪了人，與我何干呢？」湘雲捧手道：「你那花言巧語，別望著我說！我原不及你林妹妹！別人拿他取笑兒都使得，我說了就有不是。——我本也不配和他說話；他是主子姑娘，我是奴才丫頭麼！」寶玉急的說道：「我倒是為你為出不是來了。我要有壞心，立刻化成灰，教萬人拿腳踹！」湘雲道：「大正月裡，少信著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歪話。你要說，你說給那些小性兒、行動愛惱人、會轄治你的人聽去。別叫我啞你！」說著，進賈母裡間屋裡，氣忿忿的躺著去了。

寶玉沒趣，只得又來找黛玉。誰知纔進門，便被黛玉推出來了，將門關上。寶玉又不解何故，在窗外只是低聲叫：「好妹妹，好妹妹！」黛玉總不理他。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。紫鵲卻知端底，當此時，料不能勸。那寶玉只呆呆的站著。黛玉只當他回去了，卻開了門，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裡。黛玉不好再閉門。寶玉因跟進來問道：「凡事都有個緣故，說出來人也不委屈。好好的就惱，到底為什麼起呢？」黛玉冷笑道：「問我呢！我也不知為什麼。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？拿著我比戲子，給眾人取笑兒！」寶玉道：「我並沒有比你，也並沒有笑你，為什麼惱我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你還要比？你還要笑？你不如不笑，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！」寶玉聽說，無可分辯。黛玉又道：「這還可恕。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兒？這安的是什麼心？莫不是他和我玩，他就自輕自賤了？他是公侯的小姐，我原是民間的丫頭，他和我玩，設如我回了口，那不是他自惹輕賤？你是這個主意不是？你卻也是好心，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，一般也惱了。你又拿我作情，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。你又怕他得罪了我。——我惱他，與你何干？他得罪了我，又與你何干呢？」

寶玉聽了，方知纔和湘雲私談，他也聽見了。細想自己原為怕他二人惱了，故在中間調停，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數落，正合著前日所看《南華經》內，「巧者勞而智者憂；無能者無所求，蔬食而遨遊，汎若不繫之舟。」又曰，「山木自寇，源泉自盜」等句。因此，越想越無趣。再細想來：「如今不過這幾個人，尚不能應酬妥協，將來猶欲何為？……」想到其間，也不分辯，自己轉身回房。黛玉見他去了，便知回思無趣，賭氣去的，一言也不發，不禁自己越添了氣，便說：「這一去，一輩子也別來了，也別說話！」

那寶玉不理，竟回來躺在床上，只是悶悶的。襲人雖深知原委，不敢就說，只得以前事來解說，因笑道：「今兒聽了戲，又勾

出幾天戲來。寶姑娘一定要還席的。」寶玉冷笑道：「他還不還，與我什麼相干！」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，因又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？好好兒的，大正月裡，娘兒們姐兒們都喜喜歡歡的，你又怎麼這個樣兒了？」寶玉冷笑道：「他們娘兒們姐兒們，喜歡不喜歡，也與我無干！」襲人笑道：「大家隨和兒，你也隨點和兒，不好？」寶玉道：「什麼大家彼此？他們有大家彼此，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！」說到這句，不覺淚下。襲人見這景況，不敢再說。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，不禁大哭起來，翻身站起來，至案邊，提筆立占一偈云：

你證我證，心證意證。是無有證，斯可云證。無可云證，是立足境。

寫畢，自己雖解悟，又恐人看了不解，因又填一只《寄生草》寫在偈後。又念一遍，自覺心中無有掛礙，便上床睡了。

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，假以尋襲人為由，來視動靜。襲人回道：「已經睡了。」黛玉聽了，就欲回去。襲人笑道：「姑娘，請站著。有一個字帖兒，瞧瞧寫的是什麼話。」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拿給黛玉看。黛玉看了，知是寶玉為一時感忿而作，不覺又可笑又可歎，便向襲人道：「作的是個玩意兒，無甚關係的。」說畢，便拿了回房去。

次日，和寶釵湘雲同看。寶釵念其詞曰：

無我原非你，從他不解伊，肆行無礙憑來去。茫茫著甚悲愁喜？紛紛說甚親疏密？從前碌碌卻因何？到如今，回頭試想真無趣！看畢，又看那偈語，因笑道：「這是我的不是了，我昨兒一支曲子把他這個話惹出來。這些道書機鋒，最能移性的，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，存了這個念頭，豈不是從我這支曲子起的呢？我成了個罪魁了！」說著，便撕了個粉碎，遞給丫頭們，叫快燒了。黛玉笑道：「不該撕了。等我問他。你們跟我來，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癡心。」

三人說著，過來見了寶玉。黛玉先笑道：「寶玉，我問你：至貴者寶，至堅者玉，爾有何貴？爾有何堅？」寶玉竟不能答。二人笑道：「這樣愚鈍，還參禪呢！」湘雲也拍手笑道：「寶哥哥可輸了！」黛玉又道：「你道『無可云證，是立足境』，固然好了，只是據我看來，還未盡善。我還續兩句云：『無立足境，方是乾淨。』」寶釵道：「實在，這方悟徹。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，聞五祖宏忍在黃梅，他便充作火頭僧。五祖欲求法嗣，令諸僧各出一偈。座神秀說道：『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有塵埃。』惠能在廚房舂米，聽了，道：『美則美矣，了則未了。』因自念一偈曰：『菩提本非樹，明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染塵埃。』五祖便將衣鉢傳給了他。今兒這偈語，亦同此意了。只是方纔這句機鋒，尚未完全了結，這便去開手不成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他不能答，就算輸了。這會子答上了，也不為出奇了。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。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，你還不知不能呢，還去參什麼禪呢！」

寶玉自己以為覺悟，不想忽被黛玉一問，便不能答；寶釵又比出語錄來：此皆素不見他們所能的。自己想了一想：「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，尚未解悟，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？」想畢，便笑道：「誰又參禪？不過是一時的玩話兒罷了。」說罷，四人仍復如舊。

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，命他們大家去猜，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。四人聽說，忙出來。至寶母上房，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，專為燈謎而製，上面已有了一個，眾人都爭著亂猜。小太監又下諭道：「眾小姐猜著，不要說出來，每人只暗暗的寫了，一齊封送進去，候娘娘自驗是否。」寶釵聽了，近前一看，是一首七言絕句，並無新奇，口中少不得稱讚，只說難猜，故意尋思，其實一見早猜著了。寶玉、黛玉、湘雲、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，各自暗暗的寫了。一並將賈環賈蘭等傳來，一齊各揣心機猜了，寫在紙上。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，恭楷寫了，掛於燈上。

太監去了。至晚，出來傳諭道：「前日娘娘所製，俱已猜著，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。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，不知是否？」說著，也將寫的拿出來，也有猜著的，也有猜不著的。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著之人，每人一個宮製詩筒，一柄茶筴。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。迎春自以為玩笑小事，並不介意，賈環便覺得沒趣。且又聽太監說：「三爺所作這個不通，娘娘也沒猜，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。」眾人聽了，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。寫道：

大哥有角只八個，二哥有角只兩根。大哥只在床上坐，二哥愛在房上蹲。

眾人看了，大發一笑。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：「是一個枕頭，一個獸頭。」太監記了，領茶而去。

寶母見元春這般有興，自己一發喜樂，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，設於堂屋。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，寫出來，粘在屏上。然後預備下香茶細果以及各色玩物為猜著之賀。賈政朝罷，見寶母高興，況在節間，晚上也來承歡取樂。上面寶母、賈政、寶玉一席。王夫人、寶釵、黛玉、湘雲又一席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人又一席，俱在下面。地下老婆丫鬟站滿。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裡間，又一席。

賈政因不見賈蘭，便問：「怎麼不見蘭哥兒？」地下女人們忙進裡間問李氏。李氏起身笑著回道：「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叫他去，他不肯來。」女人們回覆了賈政。眾人都笑說：「天生的牛心拐孤！」賈政忙遣賈環和個女人將賈蘭喚來。寶母命他在身邊坐了，抓果子給他吃。大家說笑取樂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，今日賈政在這裡，便唯唯而已。餘者，湘雲雖係閨閣弱質，卻素喜談論，今日賈政在席，也自拈口禁語。黛玉本性嬌懶，不肯多話。寶釵原不妄言輕動，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。一一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，反見拘束。

寶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，酒過三巡，便攆賈政去歇息。賈政亦知寶母之意，一一攆了他去，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一一因陪笑道：「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燈雅謎，故也備了綵禮酒席，特來入會。何疼孫子孫女之心，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？」賈母笑道：「你都在這裡，他們都不敢說笑，沒的倒教我悶的慌。你要猜謎兒，我說一個你猜，猜不著是要罰的。」賈政忙笑道：「自然受罰。若猜著了，也要領賞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便念道：「猴子身輕站樹梢。一一打一果名。」賈政已知是荔枝，故意亂猜，罰了許多東西；然後方猜著了，也得了賈母的東西。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寶母猜，念道：

身自端方，體自堅硬，雖不能言，有言必應一一打一用物。說畢，便悄悄的說與寶玉。寶玉會意，又悄悄的告訴了寶母。寶母想了一想，果然不差，便說：「是硯台。」賈政笑道：「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。」回頭說：「快把賀綵獻上來。」地下婦女答應一聲，大盤小盒，一齊捧上。寶母逐件看去，都是燈節下所用所玩新巧之物，心中甚喜，遂命：「給你老爺斟酒。」寶玉執壺，迎春送酒。賈母因說：「你瞧瞧，那屏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，再猜一猜我聽。」

賈政答應，起身走至屏前，只見第一個是元妃的，寫著道：

能使妖魔膽盡摧，身如束帛氣如雷。一聲震得人方恐，回首相看已化灰。一一打一頑物。賈政道：「這是爆竹嗎？」寶玉答道：「是。」賈政又看迎春的，道：

天運無功理不窮，有功無運也難逢。因何鎮日紛紛亂？只為陰陽數不通。一一打一用物。賈政道：「是算盤。」迎春笑道：「是。」又往下看，是探春的，道：

階下兒童仰面時，清明粧點最堪宜。游絲一斷渾無力，莫向東風怨別離。一一打一玩物。賈政道：「好像風箏。」探春道：「是。」賈政再往下看，是黛玉的，道：

朝罷誰攜兩袖煙？琴邊衾裡兩無緣。曉籌不用雞人報，五夜無煩侍女添。焦首朝朝還暮暮，煎心日日復年年。光陰荏苒須當惜，風雨陰晴任變遷。一一打一用物。賈政道：「這個莫非是更香？」寶玉代言道：「是。」賈政又看，道：

南面而坐，北面而朝。像憂亦憂，像喜亦喜。一一打一用物。賈政道：「好，好！如猜鏡子，妙極！」寶玉笑回道：「是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一個卻無名字，是誰做的？」賈母道：「這個大約是寶玉做的。」賈政就不言語，往下再看寶釵的，道是：有眼無珠腹內空，荷花出水喜相逢。梧桐葉落分離別，恩愛夫妻不到冬。一一打一用物

賈政看完，心內自付道：「此物還倒有限，只是小小年紀，作此等言語，更覺不祥。看來皆非福壽之輩！……」想到此處，甚

覺煩悶，大有悲戚之狀，只是垂頭沉思。

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，想到他身體勞乏，又恐拘束了他，眾姊妹不得高興玩耍，便對賈政道：「你竟不必在這裡了，歇著去罷。讓我們再坐一會子，也就散了。」賈政一聞此言，連忙答應幾個「是」，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，方纔退出去了。回至房中，只是思索，翻來覆去，甚覺悽惋。

這裡賈母見賈政去了，便道：「你們樂一樂罷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，指手畫腳，信口批評，——這個這一句不好，那個破的不恰當——如同開了鎖的猴兒一般。黛玉便道：「還像方纔大家坐著，說說笑笑，豈不斯文些兒？」鳳姐兒自裡間屋裡出來，插口說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兒不離纔好。剛纔我忘了，為什麼不當著老爺攬掇著叫你作詩謎兒？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！」說的寶玉急了，拉著鳳姐兒廝纏了一會。

賈母又和李宮裁並眾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，也覺有些困倦，聽了聽，已交四鼓了。因命將食物撤去，賞給眾人，遂起身道：「我們歇著罷。明日還是節呢，該當早些起來。明日晚上再玩罷。」於是眾人方慢慢的散去。

未知次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